

华夏五千年

原始社会篇

郭伟民 著

HUAXIA WUQIANNIAN

YUANSHI SHEHUI PIAN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
文物故事
丛书



主编的话

历史是通过两种方式流传的。一种是口传笔载的历史文献资料,一种是文物考古资料。我国历史文献资料源远流长,浩如烟海,是人类的珍贵遗产。然而它往往受到记述者素质的影响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些事实被忽略了,有些事实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变异。像现在通行的《老子》为道德经,但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的《老子》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的历史学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许多历史学家将目光聚集到了文物古迹。如宋代赵明诚、近代王国维等。文物可反映一定时期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显示一定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文化传统的再现,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文物资料大都埋藏在地下,不存在传抄和变异,也不因人们的爱憎而改变原貌。这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之在近百年里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历史的两种流传方式形成了历史科学中的两个分支,即以文献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和以考古资料为主的考古学。

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解决了人类历史上靠文献资料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证实或修正了文献上的某些记载。如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使人们了解了从猿到人的历史过程;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栽培稻谷的确认,反映了人类对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粮食,由被动的采集者变为主动的生产者的最初过程;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出土,证实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描写是多么真实。然而文物与文献能明显地印证的为数甚少,如何将文献资料与文物相应地结合起来,正是广大史学工作者所企

盼和研究的课题。只有文物和历史文献的紧密结合,才能更真实、更生动、更全面地体现历史过程。诚如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指出:“历史科学犹如一驾马车,考古学和历史学为车的双轮,缺一不可。”我们精心策划《中国文物故事丛书》就是将文物与历史事件尽量结合起来的一次尝试。文物和历史事件或者是一一对应,即事件中的主人公与某一文物原本在历史上就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这种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只是在事件中出现了与某一特定文物相类似的事物。这种经过精心选择和处理的故事已经不是历史文献记载的简单历史事实,而是与文物联系在一块的“文物故事”了。

《中国文物故事丛书》按照考古学的一般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分为史前、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至清六段,每段各立一分册。因东周及明清时期的文物与历史事件较丰富,又另立分册。在每一分册里,都选择了80个富有代表性的文物。这些文物代表了该时期文物的大体面貌,再现了该时期的历史现实,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国家数十年来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就。我们又根据文献中的线索编创了80个文物故事。这些文物故事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某一方面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历史现象。丛书给读者讲述文物故事,用读者较为熟悉的历史把文物串起来,是为了拉近文物和读者的距离,让读者在阅读文物故事时对文物产生兴趣,从而进一步了解文物,提高对文物及相应历史的认识。

丛书的作者都是文博专业人员,每一分册聘请的顾问都是文博考古或史学界的权威人士。丛书选择的文物都是国家的文物精品,每件文物都配了图片和简短的说明,每个文物故事都配上了生动的插图。在每一分册的开头还有一篇概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文物的“引言”。

我们希望青少年读者通过这套丛书,能够对我国的文物有一些了解;能够为我国文物的发掘、保护和研究出更多的力;并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状况,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引言

原始社会是人类最初经历的社会形态，在这长达二三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民族的始祖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和遗物。而这许许多多的遗物，或是由于它们的古朴、粗犷，或是以其精美、细腻，吸引着我们，诱惑着我们。

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你会被那些国宝级的文物所吸引。那些埋在地底下数千年之久的文物如今重见天日，那些在它们身上发生的幽远神秘的故事也同样吸引着我们的注意。

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看到了山顶洞人使用过的骨针。这骨针磨制得那样精致，即使现在使用起来也仍然很实用。但是在那远古洪荒的年代，这枚骨针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它又是如何制作的呢？谁是这枚骨针的主人？是豆蔻年华的少女还是满脸皱纹的老太？我们深深地为它的工艺所折服，但它的出现便成了我们永远也解不透的谜。正是由于有这种谜的存在，就激励着无数的人去思考，去猜测。神秘感往往是最能激发起人们的兴趣的。

在原始社会时期所出土的无数件文物里，有许多反映了一系列生产活动的进步与文化的进步。考古学家曾经对许家窑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进行这处遗址发掘的考古人员曾将这些石球视作极为普通的砍砸器物。但是，在同一个遗址却出现了许多

真正的砍砸器，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石球是作什么用的？于是有人推测它可能是一种夯锤，是古人用来夯实地面用的，也有人认为石球可能是一种打桩工具，甚至有些人认为它是一种石化了的恐龙蛋。但是，这些想法都经不起认真的推敲和验证。长期以来围绕着石球的用途一直争论不休，而笼罩在它身上的那层神秘面纱，直到发现了民族学的证据以后才揭开。因为民族学家曾在非洲大草原和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发现了这种石球的真正用途。他们发现当地人用绳子套住石球，另一端拴在一根很长的木杆上，很多人就是用这工具进行狩猎。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石球是用来狩猎的，特别是用来猎取那些善于奔跑的像马一类的食草动物。考古人员这才真正将许家窑遗址的石球与发现的马骨联系起来。

文物本身并不是神灵创造的。女娲氏抟土造人的故事只是一个神话传说。但是，有些文物却是原始人精神活动的产物。他们的头脑里有许多泛神论的观念，而巫术和图腾崇拜是原始人思维中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文物既有物质的一面，同时又反映了精神活动的某一个方面。

浮雕人像褐陶罐就很耐人寻味。在一件陶罐上雕刻那一尊神秘的人像，这一定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同时又是无数故事的开始。而在良渚文化反山遗址发现的那件神人兽面纹玉琮，更让人感到那种强烈的宗教气息，使我们仿佛回到了古代那一次次神秘而恐怖的祭祀活动中。那些良渚人可能凭借着一种特殊的能力与神界和魔界沟通，或者他们本身就处在这种半神半魔之间。曾经有一个时期，他们一定是被这种气氛所笼罩。所以在良渚文化反山遗址就发现了这种玉琮。玉琮既方且圆，似乎是代表了天与地，而墓葬里的主人就用这种东西随葬。在琮上绘那种神秘的神像干什么呢？墓主人到底是什么人？

这种神秘的符号将永远困扰着我们，让一切爱幻想的人们永远幻想下去。

所有的创造发明，一定要首推某一个人的功劳，虽然有人说创造发明是知识与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谁都不能否认特殊人物所起的作用。中国古代文物，尤其是原始社会文物，有许多都是开先河的创造发明。有些文物外表虽不美观，但因为它是中国第一，或者世界第一，它的巨大价值便由此而显现出来了。我们可以随意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这样的文物身上，难道仅仅是很简单地用发明、制造、生产等词就能解决了问题吗？我们认为，这些文物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历史真相，它们身上有许多密码，正待我们去破译。

破译文物密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譬如说在中国的南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水稻。这种水稻显然有人工栽培的痕迹。一粒极普通的稻谷今天看起来实在太过平淡无奇，但是在一万四千年前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是谁最早了解到水稻的特性？又是谁将它加以栽培？水稻对当时玉蟾岩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作用？这都是世界级学者关心备至的问题。围绕一粒水稻甚至可以列出数十上百个课题。不过，冒昧地说一句：也许这些课题所得出的结论与这粒稻谷真实的历史完全沾不上边儿。

有人说，考古学是研究物质遗存，如果要通过这些物质遗存去了解当时真实的历史，即人的行为与人的活动，就必须在文物身上获取更多的信息。而我们认为，历史在创造它的人类面前，永远存在着一些解不透的谜。正因为这些谜的存在，才使我们有了想像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在思想的天空里自由地飞翔。对于那些谜，谁也不能说他能够解透，如果他这样说，那他不是愚蠢得可

以就是一个自大狂。在古代文物与我们今天的人们之间，永远存在着极为悠长的时空隧道，它使我们只能朝着历史的真实缓慢地前进。

姜寨九人同性合葬到底是埋葬习俗的原因还是某种偶然的历史事件？宾川白羊村无头葬是一种什么奇怪的葬式？这都要让我们绞尽脑汁。我们很难理解在历史上竟有猎头的习俗，正如我们很难理解唐代妇人何以胖为美一样。一些古老的习俗往往根深蒂固，世代相传。姜寨的那座墓坑里埋了九个人，这九个人是什么身份，他（她）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想即使用最系统的和最先进的科学方法也只能略知个大概而已，更不用说他（她）们活着时的种种悲欢离合了。

面对那些美妙绝伦的文物，我们只有愧叹。在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智力水平几千年来可能都没有什么大的进步，而进步的只是知识和技术。看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之后，我们只能认为我们没有古人那种高深莫测的想像力。看到大汶口蛋壳彩陶以后，我们更怀疑人类是不是真的在退化？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证明了我们并不会比古人高明多少，一把北阴阳营七孔石刀所表现出的高超技艺就让今人望尘莫及，如果不借助现代加工工具，我们常人是很难制作出这样精美的石器来的，更不用说那些精妙的玉器了。

在所有的玉器中，有几件确实让人捉摸不透。像大汶口文化的玉璇玑，那种奇特的造型，那种精细的制作工艺，那种璇玑里的玄机，真让人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它的真正用途是什么。很多学者为此伤透了脑筋。再就是那种三叉形玉器，其怪异的造型和奇特的纹饰，让人无所适从。我们推测这是古人一种神秘的图腾崇拜，反映了那个时期原始人强烈的巫术气氛，只有在那种气氛里，人类才有足够的时间制造一些奇特的东西。

我们追溯往事时，总发现那些原始社会时期所出土的文物，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悬念。这让我们浮想联翩。那些原始人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产工具，他们在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陶寺遗址曾出土过石磬，这石磬是一种打击乐器。那么，陶寺人为什么会制造这样一件乐器呢？这里面可以引发人们许多的思考。譬如说陶寺人可能在制造石器过程中发现有些形状特殊的石器在敲打时会发出美妙的声音，而许多这样的石器排列在一起就能敲击出原始人认为最动听的音乐来。同时，石磬的出现往往还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礼乐制度产生的标志，并有可能与某种权力的出现有关。许多年以后，当石磬真正作为陶寺人权力统治和礼乐制度的特殊器物时，人们一定不会怀疑最初的石磬可能来自一次偶然的事件。

艺术的真谛在于发掘了人类灵魂中最活跃最想表现的东西。如今，我们面对大通上孙家寨陶盆，我们看到那体态袅娜的少女跳着轻盈欢快的舞步。她们的动作是那样地整齐划一，她们的发际和臀部都有着特殊的装饰。那么，这件陶盆一定是记载着一次庆贺事件。因为原始人往往喜欢将部族发生的事记载下来，而通过绘画的方式记录历史事件似乎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时期最普遍的方式。感谢考古学家为我们发掘出了这么精美的有舞蹈人物的一件文物。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原始人那神秘的艺术，进入那奇异的艺术之门。

同样是绘画，不同的文物就有不同的表现，那件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把一个巨大的谜留在了人间。这幅画似乎要给人们讲述一个故事。实际上，它确实给人们讲述了一个故事。瞧那白鹳，细颈长喙，短尾高足，全身白色，身躯健美，坚硬的长嘴叼着一条鱼。那鱼在画面上被绘得了无生气，而鹳却是昂首挺胸，目光炯炯，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在扬起它那高贵的头。而后面立着一把石斧。



这件文物详细地描绘了石斧安装的方式。其实这件石斧在这里应该称为钺，是权力的标志。这个故事应是记录了两个部族之间的战争。毫无疑问，胜利者是鹳部族，失败者是鱼部族。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两个部族为何会发生战争，我们不知道这战争的惨烈程度，我们更不知道数百年后这支胜利者部族又为何会神秘地消失。这一切都会引发我们的联想。我们仿佛听到了战马的嘶鸣，听到了六千年前古号角吹出的强音，我们仿佛看到了淋漓的鲜血，感觉到世代复仇的部族战争在残酷进行。

于是出现了城市，出现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层。于是，在六千年前，城头山古城横空出世。

城头山古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迹。时值今日，我们还弄不清这个古城是哪一个民族最早修建了它。从已经发掘出的城墙来看，它至少已有六千年的历史。但是，就在最近的考古发掘中，却发现了比之更早的濠沟。城的出现首先要有濠沟。那么，它的历史还可能提前。这个城池曾经使用千年之久，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它才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我们面对这样的历史废墟，从心底里惊叹古人那种顽强的生存能力。城市，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这说明在距今六千年前，社会已经孕育出一些文明的因素。

这些精美的文物都表述着那时断时续的历史。历史已经破碎，但通过这一件件文物可以将其连缀起来。我们通过那古老的神庙与祭坛，通过那些精美的玉器与陶器，寻找着一条通往远古的路。我们相信，最后，这条路将引领我们进入那一片深邃而又神秘的领域。

目 录

引言	(1)
希望的原野	(1)
【石头尖状器】	
燧人氏取火	(4)
【北京周口店用火遗迹】	
狩猎	(7)
【许家窑石球】	
老祖母	(10)
【海城小孤山骨针】	
水稻的故乡	(13)
【湖南道县玉蟾岩稻谷】	
众人的智慧	(16)
【万年仙人洞出土陶釜】	
第一个圆周运动	(19)
【磁山文化石磨盘与磨棒】	
意外的收获	(22)
【裴李岗文化石镰】	

奇妙的组合	(25)
【磁山文化陶盂及支架】	
聚义堂前	(28)
【大地湾房址】	
第一次养猪	(31)
【河姆渡出土陶猪】	
城头变换大王旗	(34)
【澧县城头山古城】	
遥远的绝响	(37)
【南海西樵山细石器制作场】	
人和鱼的传说	(40)
【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	
人面桃花	(43)
【仰韶文化红陶人头壶】	
礼物	(46)
【仰韶文化弦纹彩陶四足鼎】	
漆器的诞生	(49)
【河姆渡文化朱漆瓜棱形碗】	
河曲渔夫	(52)
【宝鸡北首岭船形壶】	
部族大战	(55)
【宝鸡北首岭水鸟衔鱼图陶壶】	
神农氏	(58)

【河姆渡文化木耜】

快轮制陶 (61)

【大汶口文化蛋壳黑陶高柄杯】

人妖之间 (64)

【黑陶鳖形壶】

美丽的女人 (67)

【浮雕人像褐陶罐】

老画工 (70)

【双格研磨盘】

鸟鸣于野 (73)

【龙山文化黑陶鸟头足鼎】

螺祖的传说 (76)

【陶蚕蛹】

杜康酿酒 (79)

【龙山文化陶鬻】

龙的传说 (82)

【红山文化玉龙】

法宝 (85)

【三叉形玉器】

萨满教主 (88)

【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大墓】

张冠李戴 (91)

【红山文化猪龙玉佩饰】

鸟族的精灵	(94)
【孙家岗透雕凤形玉佩】	
锦衣遮羞	(97)
【良渚文化残绢片】	
耕耘者之歌	(100)
【良渚文化三孔石犁】	
权力的诞生	(103)
【陶寺石磬】	
部落酋长的故事	(106)
【庙底沟类型陶鹰尊】	
战士之死	(109)
【石箭镞】	
战俘营里的悲歌	(112)
【客省庄殉人】	
地母的传说	(115)
【东山嘴裸体妇女像】	
待字闺中	(118)
【大汶口象牙梳】	
恶龙的覆灭	(121)
【陶寺鼉鼓】	
连城人的希望	(124)
【连城出铜刀】	
珠联璧合	(127)

【大河村彩陶双连壶】	
扬帆出海	(130)
【大汶口文化连贝纹彩陶盆】	
长老的尊严	(133)
【大汶口文化人面纹玉佩饰】	
璇玑里的玄机	(136)
【大汶口文化玉璇玑】	
虔诚的人	(139)
【龙山文化玉人头饰】	
大地的儿子	(142)
【昌都卡若的房子】	
玉斧杖	(145)
【大汶口文化穿孔玉斧】	
失去头颅以后	(148)
【宾川白羊村无头葬】	
仓颉造字	(151)
【丁公陶文】	
老酋长	(154)
【反山良渚墓地】	
寻找天国	(157)
【瑶山良渚文化祭坛】	
厚葬的由来	(160)
【临朐朱封大墓】	

大禹治水	(163)
【登封王城岗】	
天神临世	(166)
【反山神人兽面纹玉琮】	
心的磨炼	(169)
【北阴阳营七孔石刀】	
巫君	(172)
【濮阳西水坡墓葬】	
夭折	(175)
【半坡瓮棺葬】	
“风水”的诞生	(178)
【元君庙墓地】	
桑林之舞	(181)
【大通上孙家寨陶盆】	
火星人入侵地球.....	(184)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	
食人族的故事	(187)
【天水陶塑人头像】	
一个部族的背影.....	(190)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家	(193)
【浙川下王岗长屋】	
陶伯传经	(196)

【大汶口遗址陶窑】	
祸起萧墙	(199)
【姜寨三十二人合葬墓】	
牛郎和织女	(202)
【半坡纺轮】	
大地真情	(205)
【柳湾夫妻合葬墓】	
盘瓠传说	(208)
【三里河陶狗鬻】	
最后的叹息	(211)
【屈家岭遗址大陶锅】	
古老的弓箭	(214)
【长身石镞】	
壮士吟	(217)
【马蹄形玉护臂】	
衣钵传人	(220)
【神人纹玉钺】	
岁月无痕	(223)
【有段石磬】	
浦江恋情	(226)
【崧泽玉珩】	
神人之祭	(229)
【凌家滩玉人】	

首领的皇冠	(232)
【神人纹冠状玉饰】	
望乡台上欲断魂	(235)
【桓台史家祭祀坑】	
如烟往事	(238)
【兽面纹玉璽】	
后记	(241)